

轻
阅
读
书
系

天是晴的，耀眼的，空气发散着从野草里边蒸腾出来的甜味。地平线的两边都是绿色，绿得那么新鲜，翠绿，湛绿，油亮亮的绿。

旷野的呼喊·小城三月

萧红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吉林出版集团
吉林出版公司



轻阅读
书系

旷野的呼喊·小城三月

萧红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萧红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旷野的呼喊·小城三月 / 萧红著. — 沈阳: 万卷
出版公司, 2015.6
(轻阅读)
ISBN 978-7-5470-3595-5

I. ①旷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8726号

旷野的呼喊·小城三月

责任编辑	姜艳波
出版者	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
地 址	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
联系电话	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印 刷	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50mm×215mm
印 张	10.5
字 数	110千字
书 号	978-7-5470-3595-5
定 价	21.00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序 言

年少读书，老师总以“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”相勉励，意思是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，我们少年郎更得珍惜时光好好学习。后来读书多了，才知庄子的箴言还有后半句：“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”顿感一代宗师的见识毕竟非一般学究夫子可比。

一代美学家、教育家朱光潜老先生也曾说：“书是读不尽的，就读尽也是无用。”理由是“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，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”，可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感慨抽出时间来读书俨然成为一种奢侈。既然我们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宝贵，而且实际上也并非每本书都值得一读，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书，就成为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。于是，我们编纂了这套“轻阅读”书系，希望以一愚之得为广大书友们做一些粗浅的筛选工作。

本辑“轻阅读”主要甄选的是民国诸位大师、文豪的著

作，兼选了部分同一时期“西学东渐”引入国内的外国名著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我们这套书系的第一辑，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——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时代，只有春秋战国等少数几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，而且这个时代创造或引进的思想、文化、学术、文学至今对当代人还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当然，己所欲者，强施于人也是不好的，我们无意去做一个惹人生厌的、给人“填鸭”的酸腐夫子。虽然我们相信，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能撼动您的心灵，启发您的思想，但我们更信任读者您的自主判断，这么一大套书系大可不必读尽。若是功力不够，勉强读尽只怕也难以调和、消化。崇敬慷慨激昂的闻一多的读者未必也欣赏郁达夫的颓废浪漫；听完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等铿锵澎湃的革命号角，再来朗读《翡冷翠的一夜》等“吴侬软语”也不是一个味儿。

读书是一件惬意的事，强约束大不如随心所欲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泡一杯清茶，拉一把藤椅，在家中阳光最充足的所在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聆听过往大师们穿越时空的凌云舒语，岂不快哉？

周志云

目 录

旷野的呼喊

黄河·····	3
朦胧的期待·····	16
旷野的呼喊·····	26
逃难·····	55
山下·····	64
莲花池·····	93
孩子的讲演·····	123

小城三月

一·····	133
--------	-----

二.....	140
三.....	143
四.....	149
五.....	155
尾声.....	160

旷野的呼喊

黄河

悲壮的黄土层茫茫地顺着黄河的北岸延展下去，河水在辽远的转弯的地方完全是银白色，而在近处，它们则扭绞着旋卷着和鱼鳞一样。帆船，那么奇怪的帆船！简直和蝴蝶的翅子一样；在边沿上，一条白的，一条蓝的，再一条灰色的，而后也许全帆是白的，也许全帆是灰色的或蓝色的，这些帆船一只排着一只，它们的行走特别迟缓，看去就像停止了一样。除非天空的太阳，就再没有比这些镶着花边的帆更明朗的了，更能够炫惑人的感官的了。

载客的船也从这边继续的出发，大的，小的；还有载着货物的，载着马匹的；还有些响着铃子的，呼叫着的，乱翻着绳索的。等两只船在河心相遇的时候，水手们用着过高的喉咙，他们说些个普通话：太阳大不大，风紧不紧，或者说水流急不急，但也有时用过高的声音彼此约定下谁先行，谁后行。总之，他们都是用着最响亮的声音，这不是为了必要，是对于黄河他们在实行着一种约束。或者对于河水起着不能



控制的心情，而过高的提拔着自己。

在潼关下边，在黄土层上垒荡着的城围下边，孩子们和妇人用着和狗尾巴差不多的小得可怜的笊帚，在扫着军队的运输队撒留下来稀零的、被人纷争着的、滚在平平的河滩上的几粒豆粒或麦稞。河的对面，就像孩子们的玩具似的，在层层叠叠生着绒毛似的黄土层上爬着一串微黑色的小火车。小火车，平和地，又急喘地吐着白汽，仿佛一队受了伤的小母猪在摇摇摆摆地走着。车上同猪印子一样打上两个淡褐色的字印：“同蒲。”

黄河的惟一的特征，就是它是黄土的流，而不是水的流。照在河面上的阳光，反射的也不强烈。船是四方形的，如同在泥土上滑行，所以运行的迟滞是有理由的。

早晨，太阳也许带着风沙，也许带着晴朗来到潼关的上空，它抚摸遍了那广大的土层，它在那终年昏迷着的静止在风沙里边的土层上，用晴朗给摊上一种透明和纱一样的光彩，又好像月光在八月里照在森林上一样，起着远古的、悠久的、水不能够磨灭的悲哀的雾障。在夹对的黄土床中流走的河水相同，它是偷渡着敌军的关口，所以昼夜地匆忙，不停地和泥沙争斗着。年年月月，日日夜夜，时时刻刻，到后来它自己本身就绞进泥沙去了。河里只见了泥沙，所以常常被诅咒成泥河呀！野蛮的河，可怕的河，簇卷着而来的河，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，这河本身就是一个不幸。

现在是上午，太阳还与人的视线取着平视的角度，河面上是没有雾的，只有劳动和争渡。

正月完了，发酥的冰排流下来，互相击撞着，也像船似

的，一片一片的。可是船上又像堆着雪，是堆起来的面袋子，白色的洋面。从这边河岸运转到那边河岸上去。

阎胡子的船，正上满了肥硕的袋子，预备开船了。

可是他又犯了他的老毛病，提着砂作的酒壶去打酒去了。他不放心别的撑篙的给他打酒，因为他们常常在半路矜持不住，空嘴白舌，就仰起脖子呷了一口，或者把钱吞下一点儿去喝碗羊汤，不足的分量，用水来补足。阎胡子只消用舌头板一压，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们的花头来的，所以回回是他自己去打酒。

水手们备好了纤绳，备好了篙子，便盘起膝盖坐下来等。

凡是水手，没有不愿意靠岸的，不管是海航或是河航。但是，凡是水手，也就没有一个愿意等人的。

因为是阎胡子的船，非等不可。

“尿骚桶，喝尿骚，一等等到罗锅腰！”一个小伙子直挺挺地靠在桅杆上立着，说完了话，便光着脊背向下溜，直到坐在船板上，咧开大嘴在笑着。

忽然，一个人，满头大汗的，背着个小包，也没打招呼，踏上了五寸宽那条小踏板，跳上船来了。

“下去，下去！上水船，不让客！”

“老乡……”

“下去，下去。上水船，不让客！”

“让一让吧，我帮着你们打船。”

“这可不是打野鸭子呀，下去！”水手看看上来的是一个灰色的兵。

“老乡……”



“是，老乡，上水船，吃力气，这黄河又不同别的河……撑篙一下去就是一身汗。”

“老乡们！我不是白坐船，当兵的还怕出力气吗！我是过河去赶队伍的。天太早，摆渡的船哪里有呢！老乡，我早早过河赶路的……”他说着，就在洋面袋子上靠着身子，那近乎圆形的脸还有一点发光，那过于长的头发，在帽子下面像是帽子被镶了一道黑边。

“八路军怎么单人出发的呢？”

“我是因为老婆死啦，误了几天……所以着急要快赶的。”

“哈哈！老婆死啦还上前线。”于是许多笑声跳跃在绳索和撑篙之间。

水手们因为趣味的关系，互相的高声地骂着。同时准备着张帆，准备着脱离河岸，把这兵士似乎是忘记了，也似乎允许了他的过渡。

“这老头子打酒在酒店里睡了一觉啦……你看他那个才睡醒的样子……腿好像是经石头绊住啦……”

“不对。你说的不对，石头就挂在他的脚跟上。”

那老头子的小酒壶像一块镜子，或是一片蛤蜊壳，闪烁在他的胸前。微微有点温暖的阳光，和黄河上常有缭乱而没有方向的风丝，在他的周围裹荡。于是他混着沙土的头，跳荡得和干草似的失去了光彩。

“往上放罢！”

这是黄河上专有的名词，若想横渡，必得先上行，而后下行。因为河水没有正路的缘故。

阎胡子的脚板一踏上船身，那种安适、把握，丝毫其他

的欲望可使他不宁静的，可能都不能够捉住他的。他只发了和号令似的这么一句话，而后笑纹就自由地在他皱纹不太多的眼角边流展开来，而后他走下舵室去。那是一个黑黑的小屋，在船尾的舱里，里面像供着什么神位，一个小龛子前有两红色的小对联。

“往上放罢！”

这声音，因为河上的冰排格凌凌地作响的反应，显得特别粗壮和苍老。

“这船上有坐闲船的，老阎，你没看见？”

“那得让他下去，多出一分力量可不是闹着玩的……在哪地方？他在哪地方？”

那灰色的兵士，他向着阳光微笑：

“在这里，在这里……”他手中拿着撑船的长篙站在船头上。

“去，去去……”阎胡子从舱里伸出一只手来，“去去去……快下去……快下去……你是官兵，是保卫国家的，可是这河上也不是没有兵船。”

阎胡子是山东人，十多年以前，因为黄河涨大水逃到关东，又逃到山西的。所以山东人的火性和粗鲁，还在他身上常常出现。

“你是哪个军队上的？”

“我是八路的。”

“八路的兵，是单个出发的吗？”

“我的老婆生病，她死啦……我是过河去赶队伍的。”

“唔！”阎胡子的小酒壶还捏在左手上。



“那么你是山西的游击队啦……是不是？”阎胡子把酒放下了。

在那士兵安然的回答着的时候，那船板上完全流动着笑声，并且分不清楚那笑声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。

“老婆死啦还打仗！这年头……”

阎胡子走上船板来：

“你们，你们这些东西！七嘴八舌头，赶快开船吧！”他亲手把一只面粉口袋抬起来，他说那放的不是地方，“你们可不知道，这面粉本来三十斤，因为放的不是地方，它会让你费上六十斤的力量。”他把手遮在额前，向着东方照了一下：

“天不早啦，该开船啦。”

于是撑起花色的帆来。那帆像翡翠鸟的翅子，像蓝蝴蝶的翅子。

水流和绳子似的在撑篙之间扭绞着。在船板上来回跑着的水手们，把汗珠被风扫成碎末而掠着河面。

阎胡子的船和别的运着军粮的船遥远的相距着，尾巴似的这只孤船，系在那排成队的十几只船的最后。

黄河的土层是那么原始的，单纯的，干枯的，完全缺乏光彩站在两岸。正和阎胡子那没有光彩的胡子一样，土层是被河水，风沙和年代所造成，而阎胡子那没有光彩的胡子，则是受这风沙的迷漫的缘故。

“你是八路的……可是你的部队在山西的哪一方面？俺家就在山西。”

“老乡，听你说话是山东口音。过来多年啦？”

“没多少年，十几年……俺家那边就是游击队保卫着……”

都是八路的，都是八路的……”阎胡子把棕色的酒杯在嘴唇上湿润了一下，嘴唇不断地发着光。他的喝酒，像是并没有走进喉咙去，完全和一种形式一样。但是他不断地浸染着他的嘴唇。那嘴唇在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两块小锡片在跳动着：

“都是八路的……俺家那方面都是八路的……”

他的胡子和春天快要脱落的牛毛似的疏散和松放。他的红的近乎赭色的脸像是用泥土塑成的，又像是在窑里边被烧炼过，显着结实，坚硬。阎胡子像是已经变成了陶器。

“八路上的……”他招呼着那兵士，“你放下那撑篙吧，我看你不会撑，白费力气……这边来坐坐，喝一碗茶……”方才他说过的那些去去去……现在变成来来来了：“你来吧，这河的水性特别，与众不同……你是白费气力，多你一个人坐船不算么！”

船行到了河心，冰排从上边流下来的声音好像古琴在骚闹着似的。阎胡子坐在舱里佛龕旁边，舵柄虽然拿在他的手中，而他留意的并不是这河上的买卖，而是“家”的回念。直到水手们提醒他船已走上了急流，他才把他关于家的谈话放下。但是没多久，又零零乱乱地继续下去……

“赵城，赵城俺住了八年啦！你说那地方要紧不要紧？去年冬天太原下来之后，说是临汾也不行了……赵城也更不行啦……说是非到风陵渡不可……这时候……就有赵城的老乡去当兵的……还有一个邻居姓王的。那小伙子跟着八路军游击队去当伙夫去啦……八路军不就是你们这一路的吗？……那小伙子我还见着他来的呢！胳膊上挂着‘八路’两个字。后来又听说他也跟着出发到别的地方去了呢！……可是你



说……赵城要紧不要紧？俺倒没有别的牵挂，就是俺那孩子太小，带他到河上来吧，他又太小，不能做什么……跟他娘在家吧……又怕日本兵来到杀了他。这过河逃难的整天有，俺这船就是载面粉过来，再载着难民回去……看看那哭哭啼啼的老的、小的……真是除了去当兵，干什么都没有心思！”

“老乡！在赵城你算是安家立业的人啦，那么也一定有二亩地啦？”兵士面前的茶杯在冒着气。

“哪能够说到房子和地，跑了这些年还是穷跑腿……所好的就是没把老婆孩子跑去。”

“那么山东家还有双亲吗？”

“哪里有啦？都给黄河水卷去啦！”阎胡子擦了一下自己的胡子，把他旁边的酒杯放在酒壶口上，他对着舱口说：

“你见过黄河的大水吗？那是民国几年……那就铺天盖地的来了！白亮亮的，哗哗地……和野牛那么叫着……山东那黄河可不比这潼关……几百里，几十里一漫平。黄河一至潼关就没有气力啦……看这山……这大土崖子……就是妄想要铺天盖地又怎能……可是山东就不行啦！……你家是哪里？你到过山东？”

“我没到过，我家就是山西……洪洞……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咱两家是不远的……喝茶，喝茶……呵……呵……”老头子为着高兴，大声地向着河水吐了一口痰。

“我这回要赶的部队就是在赵城……洪洞的家也都搬过河来了……”

“你去的就是赵城，好！那么……”他从舵柄探出船外的